

崇礼街，庭院深深深几许

翟利军

在邢台老城顺德府清风楼西南不到一华里的东西小街，就是明清以来府内八大街之一的崇礼街。八街八巷的名字，如同江南才子竹筒里的精致雕琢，古香古色蕴藉着汉字的远古味道。只是那曲径通幽的街巷渐渐消失在了岁月的洗礼中，就连街巷的雅名也几近烟消云散。还好，我的崇礼街，街名尚存，民风未散。

小时候的我喜欢在街巷中奔跑，追雨后的蜻蜓，捕花前的蝴蝶。那些街前庭院高大的门楼，就在我明快的视线中渐渐后移，如同时光的奔腾不息、稍纵即逝。

久而有之的崇礼街在元明清以来本没有东西街之分。以新中国成立后新修的顺德路为界，东边为崇礼街东巷，西边为崇礼街。几乎超过东段四倍的漫长悠远路段，是崇礼街的根基和厚重所在。如今的城市街道命名就准确和恰当一些，比如崇礼街(东)或者崇礼街(西)，让地理格局更为完整，物象味道更为浓厚。对于文化的认知和厚重，有时就是在这只字片言、字里行间轻轻流露。

崇礼街多院落，北京称其四合院，我们叫独门独院。街道里深宅大院为数不少，而独门小院也星罗棋布。旧时民众生活不易，在老城居住生活更是来之不易。开门七件事，哪件不是真金白银地花销着。由此想来，崇礼街的这些老户们有来头。没错，来头还不小呢。久远的一拨儿是后赵皇帝石勒从西北带过来的。

原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羯族首领石勒在邢台定都建立赵国后，国都名字改为襄国，赵襄子的“襄”。他的朝臣亲戚三百多户就被迁到城内的这条街上，那时叫崇仁里，元朝以后改为崇礼街，一直沿用至今。石勒的臣民来崇礼街定居的时间是公元319年，距今已1707年。沧海桑田，从这条沧桑老街上走过的王侯将相也好，平民百姓也罢，想想，都是匆匆过客、过眼云烟。

众多庭院的门面就是它的门楼了，门楼的风范和气韵代表了院落主人的品位和实力。在崇礼街的庭院里，杨家大院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杨家大院门前都矗立着高高的旗杆和石狮、抱鼓门墩、上马石，彰显家族的曾经荣光。杨家的先人杨庚辰在光绪年间，与其族亲长辈一起高中进士，号称“祖孙进士”。当时杨家已没落，京城快马送来捷报时，杨家柴薪不足，只得找来旧椽给差人烧水做饭。差人返京后如实禀报，没落的朝廷还是安排了财政银两给杨家修缮房舍院落。不久清朝结束，民国建立，杨庚辰从京城回乡。他不忘家国的情况，在邢台老城创立商会和电灯公司，引导邢台好南关商贸发展，造福桑梓。他的老庭院也作为老邢台的一座地标建筑，被街坊们津津乐道。

官宦也好，商贾也罢，他们都是邢襄老城

的历史点线，而在各行各业辛勤耕耘的民众，才是顺德府的历史脉络和牢固根基。

我们家的庭院在崇礼街的东段路北。与崇礼街西部深宅大院的格局不同，祖上传承而来的庭院狭小一点、修长一点。祖上是顺德府文吏世家，凭借祖先在民生艰辛时代的不懈努力，家族在潮起潮落的时代演进中，保持和运用了自身书香持家的秉承基础，至少在清朝将近二百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在顺德府的地域生活圈中，保存和发挥了自身的绵薄之力和历史烙印。

顺德路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东仓街，崇礼街西行半许北进就是西仓巷，南北走向的街道狭窄一点。不过，那里曾是顺德府古城的重要义仓所在。义仓就是官府设立和管理，民间乡民和士绅捐助的粮仓。它的作用就是收集丰收年的粮食结余，以备在灾荒年起到赈济灾民、平抑物价的作用。

祖上曾在义仓任职。从崇礼街东头走到西仓巷不过十分钟。义仓南边有几间办公营房，祖先曾在那里办公。义仓地基坚硬整洁、墙高垛深，防雨防火，封闭严实。每到夏粮秋粮收获时节，各地知县衙门就动员大户乡绅捐粮捐款认购义仓、奉献爱心。这些义粮善款就被源源不断地汇集在顺德府东西义仓。我的先人会带领衙役验收粮食斤两和成色，对于认捐义粮中的以次充好、营私舞弊的现象，祖上会及时禀报州府衙门，并对其成色不足的粮食予以坚决拒收，从而保证义仓粮食的质量，已备荒歉之年民众的保命薪炊。

祖上传来的庭院狭长、陈旧，与文吏世家勤俭操持、节义度日的门风相符。坐北三间正房、三间西厢房，这就是庭园的布局。

祖父英年早逝，而祖母不畏惧生活的艰辛，凭借一手精湛的针线活，倒也撑起了家里的衣食之需。直至年迈后眼睛昏花，只得放下针线，在家洗衣做饭，照顾孙辈。

一分多地的空闲庭院，就是祖母打理她那些花卉的领域。祖母种的花很多，有六月桃、月季、凤仙花、紫芙蓉等。初夏的时光，伴着紫芙蓉的淡淡清香，少年的我喜欢在庭院里吟诵那些曼妙的宋词。汉字的美丽特质在词牌的平仄天地里异彩纷呈。如晏小山的“彩袖殷勤捧玉钟，当年拚却醉颜红”，秦少游的“山抹微云，天连衰草，画角声断谯门”。

结束高中学业，去外地求学后，自家的庭院开始拆迁。慢慢地离开顺德府老城，离开桥东(现为襄都区)，自己却有种离开故乡的感觉。父亲曾经时日不多时告诉我，他不想在桥西(现为信都区)住了，想回老城，回崇礼街好好看看，好好住几天。我默默落下泪水。

乡愁，是清新童谣，也是铿锵老调。

辛店镇赋

闫辰国

溢水蜿蜒，龙腾冀南之野；古镇千年，虎踞邢襄之枢。辛店者，新辛互易，天地玄黄藏其理；古今相承，春秋笔墨记其昌。余观此镇形胜，感岁月沧桑，乃作斯赋。

夫溢阳一水，发乎溢山，绕镇如带。昔者舟楫往来，帆影蔽日；货殖流通，商贾云集。金元之时，位列邢州四镇；宋明而后，堪称北地明珠。五铺十五社，清代尤显威名。河上普济桥横，东岸平乡软语，西畔任泽乡音。八方辐辏，融汇四方风物；此诚天地造化之奇，亦为人文交汇之盛也。

遥想当年，大陆泽渔歌互答，溢阳河中槽船相继。布匹盐铁，聚若丘山；瓷器煤油，散若星斗。列巷纵横，通衢交错，百六十座商肆鳞次，万千众行贩辐辏。十字老街旗杆耸立，四百里商道通达。

然世运无常，升平弦歌犹在耳，山河烽火猝然惊。日寇铁蹄破山河，辛店儿女振臂起。青纵劲旅伏击战，溢水翻腾赤浪涌；邱庆福匪患终被灭，八路军威名自此扬。嗟乎！昔时商贸繁华地，化作兵家必争场。炮楼林立，难阻民心向背；扫荡频仍，愈坚壮志凌云。

先民遗风，早化仁人志士之肝胆；忍辱非为怯懦，乃待雷霆之发；退让非示羸弱，实蓄磅礴之势。待得云开雾散，终见玉宇澄清。乙酉年正月，地下党人策反敌营内，义旗高悬映霞光。是岁孟秋，末座炮楼倾塌，古镇重光，千秋正气贯苍穹。

嗟呼！烽烟散，沧桑入画图。余尝寻迹古镇，但见：天台古柏苍苍，犹记昔贤往事；溢阳河畔垂杨袅袅，尚闻旧日余韵。杏花春雨河堤路，酒旗斜矗夕阳中。昔年磷肥厂址，今作沃野千畴；往昔旧堡残垣，已成百姓新居。唯闻老者言：溢阳大曲香犹在，辛店鞭炮声未绝。留垒河畔，犹忆粮市喧阗；老街深巷，尚念画册童真。此皆往昔之烟火，尽化乡愁之烙印。然时序流转，昔日码头湮于荒草；岁月更迭，当年集市隐于尘烟。唯存“吾心似秋月”之诗境，仍照人间悲欢，长滋故土岁年。

今观辛店新貌，乡镇企业如春笋破土，高新科技似繁星耀空。民心思进，续写时代华章。古镇不古，旧瓶新酒愈醇；溢水长流，前波后浪相催。邻里和睦之道，今焕新意，倡里仁为美之风；遂使古圣先贤之智，尽融于乡村振兴之宏图，可期可成。

客有问曰：“昔之盛况，可得复乎？”余应之：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。然昔人驾舟运货，贯通南北；今人驰骋商海，纵横八方；昔人浴血抗敌，守我家国；今人奋发图强，兴我乡邦。形虽异而神同，迹虽改而魂存。但使溢水不竭，辛店精神必当与日月同辉！”

时值岁末，万物收成。临古镇而怀往圣，抚残碑而寄幽思。愿后人承虎头鞋之巧艺，扬仁德宽厚之遗风，绘复兴古镇之宏图，使千年文脉永续，让百代基业长青。溢水汤汤，其韵悠长；辛店巍巍，其道大光！以赋体记之，既存史实，更彰精神。



扫码收藏



扫码收藏